

堅

清

瓠

褚稼軒著

集

第十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堅瓠廣集序

嘗覽顏魯公文集見宋文貞公廣平神道碑言其雅善戲謔不常矜莊每有談諧人輒疏取然則端人鉅公立朝大節表表當世而亦不廢調笑至於或資博瞻或寓規箴歷代以來高流名彥紀艷紀異不可枚舉其所采輯咸足佐清談而供考據迄今傳之不替蓋聖經賢傳自為吾儕之所尊奉然泥之者未免流於適莫適莫之弊遂為偏黨世之方幅規步謂不讀非聖之書而出言不苟者乃有所論列如擬蘇子瞻為蔡京比荀文若於秦檜往往不滿於後人吾所不解也講誦不廢絲竹笑罵皆成文章其風流不墜反似有可取耳褚子學稼予忝世講一門之內少長皆有文端雅之士而學稼尤博涉古今復其餘緒以為揮麈解頤之助命之曰堅瓠謂其不適於用也其集至再至三四而猶未已廣聞見悉遠邇鼓舞悅豫開抒沉鬱端足賴焉其用曷可以一端盡之若夫拘攣局促氏掇拾糟粕之餘如李太白所謂白髮死章句者吾不知其所用何等也

通家弟朱陵漫題於亦巢

堅瓠廣集卷之一目錄

道學風月

古人稱先生

為善望報

激禍

書勸門人

劉時卿語

湯東谷語

蘇黃門語

伍容菴語

荒政

治本

祝由科

燕二十八宿

牛羊狐眠

丁謂才智

東坡遊西湖

鄭仰田拆字

竹米

神石度饑

京師十可笑

二十四氣

鐵冶廠

長卿簡子

李後主轉世

李錢二王生卒

黃祇讖語

文士潤筆

明皇遇貴妃

吏三十六子

奸僧燃指

籠燈傳送

妓女葉子

記里鼓

宣武門書院

毀碑

宋江畢四

京師四多

蘆溝斗城

娼家魔術

劉良女

官司諍語

都下諺

平江伯

看果楮錠

返魂香

戒指

戴文進畫

買東西

山海經

娶婦用鞍

女官

女將軍

詐為男子

六十生子

啓棺出女

南無

美髯

盤釘山水

離地草

酒籌

優鉢羅花

堅瓠廣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道學風月

祝垕美曰。儒者談道學。必厲齒嚴牙。着不得一毫戲謔。此甚腐也。先儒如子與氏。詼諧甚多。不可殫述。至若述聖曾子。學主慎獨。一生戰戰兢兢。不敢些子放肆。乃講到心誠求之句。便譬喻到學養子而後嫁。這是不板腐的樣子。又謝上蔡欲試教官。請于程子。程子曰。吾黨有求貞婦者。聘一女先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子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媿笑也。程子此語。從學養子脫胎出來。却又闡發太過。可見謔詞何害道學。前代議論。以歐陽文忠好作風月小詞。至靳之於從祀之列。鄙見哉。

古人稱先生

古人稱先生尊詞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為善望報

呂叔簡曰。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為訓說不從。後頗作善。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答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激禍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語言文字之微。是故誹謗激坑儒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東林激逆閹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羣眾從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而謹狂到底。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書勸門人

丁清惠公。最寬厚。有一門生。好以刻薄謀產。公貽書戒之曰。產業將貽之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仁厚。斯可垂之永久。若以產業為寬業。非惟為子孫作馬牛。直為子孫作蛇蝎耳。戒之。又以扇寫古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門生大慚。不敢復橫。

劉時卿語

劉時卿曰。近世講學者。開口便教人拋棄功名富貴。此大害事。古之聖賢。於功名富貴。何嘗生一重心。亦何嘗生一輕心。惟以無心應之。時而我用也。累牕列鼎。不為侈。時而我舍也。枕流漱石。不為枯。如是而已耳。

湯東谷語

揮麈談。湯東谷語人曰。學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等食。何者。茅茨土階。非今所宜。瓦屋八九間。僅藏圖書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綾羅錦繡。得夏葛冬裘。僅適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於飲食。則當遠求名勝之物。山珍海錯。名茶法酒。物物皆備。庶不為凡流俗士。故曰上等食。

蘇黃門語

蘇黃門曰。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暖衣。惟利慾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伍容菴語

林居漫錄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凡百君子。何莫由斯。○又云。古訓但言貪利。而王子晉獨言貪禍。但言求福。而孟子兼言求禍。人即至愚。禍豈有愛焉。而貪之求之。曰彼倚水向火。蠅趨蟻附之輩。利方在門。兵已在頸。非貪之求之耶。○又云。人有恒言。皆曰義利。利緊跟義。則是義能生利也。又皆曰利害。害緊跟利。則是利能為害也。知義之在先。害之在後。則熙熙攘攘。亦可以少息矣。○又言王少湖先生敬臣云。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於壁。而各加註焉。罔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恃己長之下。註人各有長。此語吾人皆當書之座右。○又云。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可出。可無懼哉。故人能謹身守法。則禍門常杜。能清心寡欲。則鬼門永塞。○又云。楊東里丘瓊山。李西涯。雖云博學。皆不識字。東里不識節義二字。瓊山不識止足二字。西涯不識端方二字。

嘉靖中廣東僉事林希元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五急。曰垂死貧民急粥飯。疾病貧民急醫藥。既死貧民急瘞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治本

方遜志云。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民樂地闢。上下相親。昭儉尚德。此富國之本。

祝由科

黃帝素問移精變氣論。有祝由科。謂人病不用鍼石藥餌。可祝而愈。南史劉宋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疽。薛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背。疽遂消。樹便起一瘤如拳二十餘日。瘤長膿爛。出汁斗餘。樹遂瘡損。又夷堅志載溧陽巫能治骨髓。長巷村人王四。食鶯遭噎。三日不能食。且死。遣子詣巫。巫於竈內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

紙錢誦咒召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犁狀。耕灰中。云骨甚勁。凡一至再。筒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盆中。乃驚翹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子至家。父已平復半日。此即上古祝由之術也。世之巫覡。運神攝氣。書符呪水。効召鬼神。自有此理。天地間何往而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哉。

燕二十八宿

明高皇欲燕二十八宿。問刑部尚書開濟。燕用何品。濟曰。昴奎用酪。畢用鹿肉。觜用根及果。參牛用醞。斗井鬼用粳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粳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豆。軫用莠稗飯。角氏用諸華飯。亢用蜜煮菜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粳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尾拘陀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粳米烏麻野棗。列於二十八張金桌上。曰何以知其至否也。濟曰。二十八把金椅。用二十八纊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頭倒。不至則芒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椅芒頭倒。二椅芒頭不倒。問曰。二宿何以不至。濟曰。一宿陛下。一宿臣。高皇疑濟要做朕不難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吾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內宛然。如言剖之。無見也。

高皇歎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

牛羊狐眠

人知陶侃葬母之地。為老人所指。牛眠處。不知又有羊眠狐眠者。宋章得象之母陳氏。嘗活建州一城之命。子孫衣冠相繼。世傳曰。羊眠處。鷓鴣啼。章家墳是也。明李東陽。父淳。操小舟為業。遇貧者多不索錢。人咸德之。一日遇一老叟曰。爾有陰德。吾告爾善地。瘞親當食厚報。遂指一穴曰。此狐眠處。甚佳。淳如所指。見一狐稔卧。驚而去之。以營壙葬。乃謝老叟。叟曰。不當驚狐。俟其自起。乃更吉爾。後當中衰。然爾子不失三公矣。弘正間。西涯果為首相。

丁謂才智

丁謂有才智。嘗傾意以媚寇萊公。冀得大拜。性尚機祥。每晨占鳴鵲。夜看燈花。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立。計且死凍餒。謀於一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更姓名。後得志。毋相忘。慶拜聽指揮。老儒命改于為丁。名宜祿。使投身於謂。謂果大喜。收之門下。不旬月而謂入相。宜祿遂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倚藉關說。不踰年而家資鉅萬矣。老儒亦蒙宜祿引見。得教授大郡。按沈休文宋

書宰相蒼頭呼為宜祿。且復姓下。愈愜所望。莫謂晉公不讀書也。

東坡遊西湖

宋稗類鈔。姚舜明延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逮事東坡先生。言東坡少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間。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而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

鄭仰田拆字

字觸。載上虞倪公元珪為祭酒時。與溫輔體仁忤。將請告。惠安鄭仰田者。善拆字。遇於同官席上。初未通名。取投子中。以緋飾四者。予卜。鄭曰。京官四品而掌印者。惟祭酒公。其祭酒倪公耶。公領之曰。公必與當事件。姓名中帶骨字者。其人也。蓋投子骨所成。而四面稜角。不能剗圓。以是知不合也。各曰。公意欲圖歸乎。必得請矣。投體方類口。四亦類口。乃回字也。後果然。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宋乾興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

其色與味也。七修載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間苞絡成穠而實焉。採而舂之則黑色碎米炊而食之味少澁而飽和。飴為餅餌最佳。其地遂就豐熟。又真珠船載嘉靖丁未戊申商洛漢沔大饑竹徧生實又多竹鼈飢民甚賴之。又見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也。

神石度饑

人遭水旱頻仍草木樹皮可入口者皆無遺類。然天不忍使人困絕必生異物以濟之。歷誌載宋真宗時慈州山生石脂如麪可為餅餌。又泰州生聖米大如芡實蘇秀二州湖中生聖米聞見卮言載崇禎中杭湖山間忽生異石色白微赤體軟質細狀如茯苓研之可作粉餲民競取糲糠覈為餅食之得活者甚眾俗號觀音粉。迨歲有收此石乃堅不可復搗搗亦不可復食矣。○文苑英華載唐玄宗時王倕奏武威郡天寶山周迴五六里石化為麪村人取食甘美益人。孫逖表云。豈來麪之足喻何雨粟之能方。

京師十可笑

戴斗夜談載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

鑪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也。

二十四氣

天啟中。都下造天鑒錄。點將錄。崔呈秀密付魏忠賢。流入宮禁。按籍以罪諸人。崇禎中。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搆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因造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目曰殺氣吳甡。棍氣孫晉。戾氣金光宸。陰氣章正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衮。時氣黃景昉。羶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悔氣王士禛。霸氣倪仁楨。疝氣周仲璉。糞氣王之騏。痰氣沈維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飈。濁氣袁愷。油氣徐沂。穢氣瞿式耜。尸氣錢元愷。各有譚號。中間賢不肖參雜。其指為淫氣。油氣。逆氣。穢氣者。後皆死國難。天鑒點將二錄。傳抄者衆。故不具錄。錄此以備野史之闕云。

鐵冶廠

遵化鐵冶廠。爐神元之。爐長康侯也。元遵化縣民。康小二為官鑄鐵。當爐四十日。鐵不鎔。費薪炭無數。主者將治之。欲自經。康有二女。勸止之。又恐父獲罪。俱祝天。投入

冶鐵應時銘。象見二女上昇。飛騰光焰中。若有龍隨之而起。事聞封其父為崇寧侯。二女敕為金火二仙姑。至今鐵冶祀之。蓋其地有龍潛於爐下。故鐵不傾。二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虎龍見焉。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楊升菴云。徐長卿。藥名。隄疾恒談云。草中有徐長卿。木中有無患子。並可辟鬼。齊民要術。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淡泊甘苦。廣志謂之侯騷。

李後主轉世

山陰金雪洲先生。初生。祖楚畹先生。蘭。命名曰煜。有異人善扶乩。能降神言。是兒前身。乃南唐李後主煜也。後主讀馬太君詞而喜之。願為之兒。得乎戌。失乎戌。誌之誌之。又書一詞。有天津橋上望歸舟。又是黃花水落秣陵秋句。考陸游南唐書。後主以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宋師下江南。南唐遂亡。雪洲先生以戌戌通籍。令郟城。庚戌去官。歿於天津。亦在甲戌。又同客死於他鄉。且一目皆重瞳子。始終若合符契。亦異已。康熙戊寅春。遇先生令子行孫。塋於錢塘。出毛會侯先生傳誌示。

予。故知之詳。馬太君詞。有遂閒堂集行世。

李錢二王生卒

南唐李後主煜。以七月七日生。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死。剛一甲子。然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及徐鉉所探。賜肌牽藥而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者。顧二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也。

黃祇讖語

青燐屑。載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祇。內襲小函一卷。題曰。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內侍晨檢得。奏御前。思陵傳巡視皇城各官。究所從來。袁槐眉給諫。奏曰。此事不經。何由得至大內。且臣等巡視俱各未見。而內臣特奏之。安知非奸人所為。如一追究。將來必有造言。黃惑聖聽者矣。上可其奏。立命火之。至甲申乙酉。國亡。竟符其數。

文士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為制。戲曰。筆乾。答曰。